



當代偽書問題

林慶彰

The Problem of Current Forged Books

Ching-cha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ROC

Abstract

For the past 30 years, many works by Mainland China writers have been arbitrarily pirated by printers in Taiwan. Some printers change the titles, some change the authors' names, some fasten other names at will, some incorporate two or more titles in one, etc. This condition has not only brought considerable confusion and difficulties to scholars in doing researches, but also brought irretrievable infamy to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proposed several tentative solutions to this serious problem. First of all, it is obviously clear that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the official banned book policy. Secondly, printers should beware of the ethic problem, and learn to follow the copyright law. Finally, readers and scholars can help to inform the authorities of those spurious works.

一、引 言

作偽書的事，可說代代皆有，或為牟利，或為爭勝，或為沒恨，或為增高個人地位等，不一而足。所作的偽書，有的當時即為人識破，如漢代張霸偽作百二篇尚書；有的經千百年辨證始定真偽，如晉代出現的偽古文尚書；有的至今仍纏訟不休，不知何年何月始可定讞，如左傳、周禮二書的真偽問題。足見偽書問題給學術界的困擾，但是，由於張心澂編有「偽書通考」一書，鄭良樹又編有「續

「偽書通考」(註一)，古代偽書的內容，查閱這兩部書即可知其大較，學者也不必擔心會受偽書之欺。這是讀古書，或引用古代史料時，較方便的地方。

至於近代的偽書，數量並不亞於古代的偽書；但是，當代學者很少注意它。其原因有二：一是受古今觀念的影響，以為這些著作的價值未定，實不必花時間去研究；二是談到近代偽書，就涉及禁書問題，一涉及禁書，就要牽扯上政治問題，行以研究都難若登天。況有些政論性雜誌，時有討論這問題的論文(註二)，但是所有的論文，似乎都從政治觀點來討論，行文頗多挑釁之語，觀點自無法持平。筆者數年前陸續寫了數篇這一類的論文，包括：

何一本偽書——談朱自清的「語文通論」，書評書目，第八十四期，民國69年4月。

白誰謂林語堂一獸？——談林著「世界文學名著史話」，書評書目，第八十八期，民國69年8月。

白偽書概觀——以華聯(五洲)出版社的文史書為例，書評書目，第九十五期，民國70年3月。

何胡適之先生擬過白話詞選？同上。

各篇皆以學術討論的觀點來考辨偽書。當時，學術界頗有反響，後因「書評書目」停刊，失去發表的對象，筆者也未再撰寫有關的文字。既然偽書問題對學術研究有相當的影響，則現在及早探討，及時解決問題，必可省却後人不少麻煩。探討時，如純就偽書本身來討論，而不涉及政治問題，仍不失這類文章的實用性。所以，筆者才有再次撰寫這類文稿的念頭。

二、當代作偽書的原因

古人所以作偽書，張心激「偽書通考」已說得很清楚，這裏不必贅述。現在來談談近三十餘年來偽書興盛的原因。根據筆者非正式的統計，這三十年間所出版的偽書，可能不下千種，且大半是學術性著作，它們所以變成偽書，大多因為是禁書，出版者怕所出版的書被查禁，所以要將書加以竄改，一竄改就可能變成偽書。因此，要談偽書，非涉及禁書不可。

每個時代都有其禁書政策，當前的禁書類別繁多，除誹謗誣盜者外，有數類書是要查禁的：

(一)書的內容有問題，如為中共宣傳，或富有馬列主義色彩。

(二)書的作者有問題，即附~~×~~或附~~×~~的作家、學者、文人。

1. 書的出版者有問題，如由共產黨經營，或剛和敵對國出版者

其中以第二項的情形最多，大陸××以前較有名的書局，如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等，有不少書的作者都是敵國的。他們的著作想在臺灣重印，自然要改頭換面。有些政治作者的書，有關奇聞也許並不會查禁，但是那些哲學，那些不繫，並沒有資料可查，一旦照原樣出版而被禁，必損失不貲。這種心理使每一出版者重印這一類書時，都儘量以另一種面目出現。改書名、作者、內容的事，也變成出版者慣用的伎倆。每一出版者都如法炮製，偽書當然要多起來。

既然重印這些書有可能被查禁，何以出版者要搶著印呢？當然是市場需要的問題。當時隨×的名學者不少，他們的著作本來就是當時各大學上課的教本，或研究時必用的參考工具。政府遷臺以後，這些書都有可能成為禁書。學校要施教，學者要參考，也都不可得。出版者為迎合需要，當然會想到重印這些書。況且翻印的工本較低，獲利又豐，雖有點風險，但只要能把書的外觀和內容稍加竄改，即可闖過有關當局的眼目，從而公開發售。民國四、五十年間，有數家出版者如此做，皆順利過關。其他出版者也羣起效尤，偽書的數量遂節節升高。

綜上所述，當代偽書的形成，大部分因為政治因素阻擾了書籍的市場供應，出版者為迎合市場需要，加上牟利心理，乃大量竄改各種禁書，遂形成學術書籍的一種畸形現象。

三、作偽書的方法

當代作偽書的伎倆甚多，但歸納來說，約可分為更改書名、作者，竄亂內容，無中生有等項。有時這幾種方法是同時進行的，為了行文方便，把它們分開來敘述：

(一)更改書名：

有些作者的書，名氣很大，出版者為了避人耳目，往往將書名加以更動，外行人不一定知道該書的來源，內行人一望即可知是某書。例如：

1. 「中國哲學史」第一、二卷（勞思光），坊間翻印時，改作「哲學論衡」，略去作者。
2. 「新原道」（馮友蘭），天華出版公司重排印時，改作「中國思想羣論」，作者改隨「馮二難」。
3. 「人生哲學」（馮友蘭），五洲出版社翻印時，改作「哲學講座」，作者改

BWT1/1002/0502
3

題「楊樂亭」。

- 4.「古史辨」(顧頡剛等編),坊間翻印時,改作「中國古史研究」,略去編者姓名。
- 5.「漢語詩律學」(王力),文津出版社翻印時,改作「中國詩律研究」,作者改題「王子武」;樂天出版社翻印時,改作「詩詞曲作法講話」,作者改題「本社編」。
- 6.「修辭學發凡」(陳望道),文史哲出版社翻印時,改作「修辭類說」,作者改題「本局編輯部」。
- 7.「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臺灣中華書局重排印時,改作「中國文學發達史」,略去作者。
- 8.「中國詩史」(陸侃如),坊間重印時,改作「中國詩詞發展史」,略去作者。
- 9.「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坊間重印時,改作「中國小說史」,略去作者。
- 10.「古小說鈎沈」(魯迅),長歌出版社翻印時,改作「古小說搜殘」,作者改題「孟之微」。

(二)更改作者:

由於大部分的書都是作者有問題而被禁,所以更改作者的名目也最多。茲分述如下:

子、略去作者:

- 1.「中國古典文獻學」(吳楓),木鐸出版社。
- 2.「詩經選」(余冠英),河洛圖書出版社。
- 3.「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坊印本。
- 4.「荀子新注」(北京大學荀子註釋組),里仁書局。
- 5.「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坊印本。

各出版者翻印時,均將作者略去,亦即在封面、書背、書名頁、版權頁皆不見作者。此類書甚多,上舉五種僅其一小部分而已。

丑、用「本局編輯部」名義出版:

- 1.「漢書藝文志問答」(葉長青),正中書局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本局編委會」。
- 2.「攝經哲學」(楊寬),正中書局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

- 3.「明代思想史」(容肇祖)，臺灣開明書店重印時，在版權頁題著作者為「臺灣開明書店」。
- 4.「美學原理」(朱光潛譯)，正中書局重印時，題「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重譯」。
- 5.「銀字集」(趙景深)，萬年青書廊重印時，改書名為「中國古典小說論」，作者改題為「本書編輯」。
- 6.「小說叢刊鈔」(魯迅)，萬年青書廊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本書編輯」。
- 7.「全元散曲」(隋樹森)，臺灣中華書局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本局編輯部」。
- 8.「元曲選外編」(隋樹森)，臺灣中華書局重印時，改題作者為「本局編輯部」。

寅、僅留作者姓氏：

- 1.「詩經今注」(高亨)，里仁書局翻印時，書背題「高注」。
- 2.「公孫龍子注釋」(龐樸)，里仁書局翻印時，將作者題「龐著」。
- 3.「漢代學術史略」(顧頡剛)，啓業書局翻印時，書背題「顧氏」。
- 4.「印度哲學概論」(梁啟溟)，真善美出版社翻印時，題「梁氏著」。
- 5.「中國社會之結構」(周谷城)，文學史料研究會翻印時，題「周氏」。
- 6.「卜辭綜述」(陳夢家、丁山)，大通書局翻印時，題「陳丁合著」。

卯、用作者的籍貫：

- 1.「史諄舉例」(陳垣)，文史哲出版社翻印時，題「陳新會」。
- 2.「元代西域人華化考」(陳垣)，世界書局翻印時，題「陳新會」。
- 3.「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陳垣)，三人行出版社翻印時，題「陳新會」。

辰、用作者字號：

- 1.「江浙藏書家史略」(吳晗)，文史哲出版社翻印時，題「吳辰伯」。
- 2.「老子校釋」(朱謙之)，世界書局翻印時，題「朱晴園」。
- 3.「墨經校證」(高亨)，世界書局翻印時，題「高晉生」。
- 4.「文化與人生」(賀麟)，地平線出版社翻印時，題「賀自昭」。
- 5.「煥鼎文錄」(梁啟溟)，地平線出版社翻印時，題「梁煥鼎」。
- 6.「元史研究」(陳垣)，九思出版社出版時，題「陳揆庵」。
- 7.「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大通書局翻印時，題「容希白」。

巳、刪去作者姓名的中字：

- 1.「墨辯發微」(譚戒甫)，宏業書局翻印時，改作「譚甫」。

- 2.「傳習錄」(葉紹鈞點注)，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時，改作「葉鈞」。
- 3.「美的歷程」(李澤厚)，龍吟書屋翻印時，改作「李厚」。
- 4.「變態心理學」(朱光潛)，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改作「朱潛」。
- 5.「文化論」(費孝通)，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題「費通」。
- 6.「國語語法」(黎錦熙)，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題「黎熙」。
- 7.「文章作法」(夏丏尊)，綠洲出版社翻印時，題「夏尊」。
- 8.「中國劇場史」(周贐白)，長安出版社翻印時，題「周白」。

午、刪去作者姓名的下字：

- 1.「中國歷代重要典籍淺說」(譚全基)，源流出版社翻印時，題「譚全」。
- 2.「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陳寅恪)，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題「陳寅」。
- 3.「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題「陳寅」。
- 4.「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傅庚生)，大夏出版社翻印時，題「傅庚」。
- 5.「宋詩研究」(胡雲翼)，宏業書局翻印時，題「胡雲」。
- 6.「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龍榆生)，宏業書局翻印時，題「龍榆」。

未、改換作者姓名的中字或下字：

- 1.「羣經概論」(周子同)，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改作「周大同」。
- 2.「朱莊」(周子同)，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改作「周大同」。
- 3.「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潘光旦)，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題「潘光文」。
- 4.「漢語文言語法綱要」(黃六平)，華正書局翻印時，改作「黃魯平」。
- 5.「文心雕龍新書」(王利器)，宏業書局翻印時，改作「王理器」。
- 6.「楚辭概論」(游國恩)，華聯出版社翻印時，改作「游天恩」。
- 7.「新文學概論」(章錫琛譯)，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時，改作「章錫光」。
- 8.「元曲概論」(賀昌羣)，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時，改作「賀應羣」。
- 9.「中國繪畫史」(俞劍華)，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時，改作「俞劍方」。

申、用另一作者的名字：

- 1.「書目答問補正」(瞿鳳起校點)，漢京文化事業公司翻印時，竟將校點者改題為「蒙文通」。
- 2.「周易古經今注」(高亨)，華聯出版社翻印時，竟改題為「張世祿注」。
- 3.「十三家孫子三卷」(郭化若譯)，華聯出版社翻印時，改書名為「孫子白話句解」，作者改題為「張世祿」。

4.「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漢京文化事業公司重排印時，竟改題作「王進祥執編」。而王氏即該公司的實際負責人。

5.「語文通論」和「語文通論續編」，皆郭紹虞所著，經華聯出版社刪削合併為一書，題「語文通論」，作者改題作「朱自清」。

6.「世界文學名著史話」(茅盾)，精益書局翻印時，改題作者為「林語堂」。

以上所述「蒙文通」、「張世祿」、「朱自清」、「林語堂」等人，皆有自己的著作，出版者將他人的書改列他們名下，將來編纂這些人的著作目錄，將大受困擾。至於漢京文化公司的王進祥，將前人的書改為自己所編，已是公然剽竊。

四、用假名：所謂假名，並不是說中國人沒這種名字，而是學術界可能沒這個人。是出版者為逃避檢查而假託的。所用假名，可謂無奇不有，如：

1.「經典常談」(朱自清)，經緯書局翻印時，改書名為「中國經典常識」，作者題「吳雲鵬」。

2.「詩經譯注」(余冠英)，洪氏出版社翻印時，作者題「陳慎初」。

3.「左傳讀本」(王伯祥)，五洲出版社翻印時，書名改作「左傳詳釋」，作者題「袁少谷」。

4.「新原道」(馮友蘭)，天華出版公司重排印時，改書名為「中國思想導論」，作者題「馮二難」。

5.「管子集解」(郭沫若)，泰順書局翻印時，作者題「許謚臣」。

6.「老子章句新釋」(張默生)，華聯出版社重印時，書名改作「老子白話句解」，作者題「何經倫」。

7.「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范祥雍)，學海出版社翻印時，作者題「方祥」。

8.「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華聯出版社翻印時，作者題「趙昇平」。

9.「中國美術年表」(傅抱石)，華聯出版社翻印時，作者題「錢興華」。

以上所述「吳雲鵬」、「陳慎初」、「袁少谷」、「馮二難」、「許謚臣」、「何經倫」、「方祥」、「趙昇平」、「錢興華」等，都是烏有先生。其中，有幾個還是出版者慣用的假名。

戊、刪去注釋者姓名：

1.「經學歷史」(皮錫瑞著、周予同注)，河洛圖書出版社翻印時，只題「民

國皮錫瑞撰」，不題注釋者姓名。

- 2.「漢學師承記」(江藩著、周予同注)，河洛圖書出版社翻印時，只題「江藩著」，不題注釋者姓名。

(三)竄亂內容：

或增加書的篇幅，或將數書拼湊為一書。這在當代偽書中所佔的比例雖不大，但要辨明其來源，往往並不容易。茲舉例如下：

例一：朱光潛「我與文學及其他」，民國三十二年上海開明書店印行。前有葉紹鈞序，收論文十四篇。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大漢出版社重排印本，書名作「我與文學」，作者題「朱孟實」。書前葉紹鈞的序，改題作「朱自清」。除原有的十四篇論文外，又加入「什麼是古典主義」、「談李白詩三首」兩篇。一般人見到這種版本，或以為原本即有十六篇論文；實為出版者所妄增。

例二：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華聯出版社出版朱自清的「語文通論」。實則，該書乃取郭紹虞「語文通論」的前三篇，和「語文通論續編」的前八篇拼湊而成，並改題作者姓名，以免被查禁(註三)。

(四)無中生有：

上述各種作偽方法，是將原書改頭換面；這裏要討論的，是出版者隨意編一本書，題上名學者的名字，以增加該書的銷路。例如，民國四十七年六月，讀者書店出版胡適所輯的「白話詞選」，實為出版者假託之作。民國六十一年十月，泰華堂出版社翻印時，仍舊題「胡適選輯」。即國立中央圖書館所編「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編」(頁578)，也將該書的編者題作胡適。足見圖書館編目人員缺乏懷疑精神(註四)。

四、辨識偽書的技巧

前文所述各種作偽方法，已可略窺出版者作偽的伎倆。但是，對出版狀況和學術行情不甚了了的人，要從作偽方法中學得辨偽的技巧，則並不那麼容易。筆者以為要辨別當代偽書，最有效的方法，是閱讀相關的論文，從閱讀中慢慢熟習技巧。但是現有的辨偽論文甚少，實不能滿足要求。如能就以往的辨偽經驗，歸納出一些條例，也許對讀者甚有助益。以下是個人的經驗談。

(一)題「本局編輯部」的書，大多可疑：

所謂「本局編輯部編」，是說該書局的編輯人員編纂而成。坊間題「本局編輯部」所編的書，大多是赫赫有名的著作。在臺灣有那個書局的編輯人員如此飽

學，又不願意出名，寧可用編輯部的名義出版呢？不相信的話，把「中國文學發達史」（臺灣中華）、「中西交通史」（同前）、「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灣商務）、「秦漢史」（臺灣開明）、「文心雕龍注」（同前）、「學文示例」（同前）等，所謂編輯部所編的書，——加以檢查，就知道各該局書的編輯部恐無能力去編這些書。那麼，這些書必經過出版者竄改無疑。

（二）某學科名著，而所題作者不經見者：

對某一學科稍有認識的人，大抵都能把握該學科名學者的專長和著作。所以，某學科忽然有一够水準的著作出版，而作者又名不見經傳，那就有小心研究的必要。如：題胡子明的「楚辭研究」（華聯出版社）、題呂天明的「屈原九章今譯」（五洲出版社），稍有懷疑精神的人，會想到胡子明、呂天明是否研究過楚辭，有否論文，如果無跡可尋，那就值得注意了。

又如，題孟之微的「古小說搜殘」（長歌出版社出版）。研究小說的人大多已讀過魯迅的「古小說鈎沈」，忽然有如此一本書出版，也許會超過魯迅之書，必急著要找來比對。一檢查，始知是同一書。出版者之作偽，也被揭穿了。

（三）從序跋找破綻：

某些大陸出版的著作，序跋中往往有違礙字句。所以，大部分的出版者都會對序跋動手腳。但有少部分出版者的作偽技巧拙劣，竟未將序中相關的字句刪去。這當然有助於我們識破偽書。

例一：洪氏出版社出版的「詩經譯注」，作者題「陳慎初」，但是書前的「前言」，最後一段說：「這本『詩經譯注』只選擇了『詩經』中較優秀的三十四篇。冠英先生的譯文，平易近人，極近民歌。」對詩經稍有涉獵的人，一看到「冠英先生」等字，當然知道是余冠英。洪氏出版社這本書，必是偽書無疑。

例二：宏業書局出版「墨辯發微」，作者題「譚甫」。但是該書卷末附錄部分有「墨辯發微原序」，文末署「公元一九二八年十月譚戒甫序於武漢大學之西苑」。後面又附有譚氏有關墨學著作的序多種，都題「譚戒甫」，可見題「譚甫」，是出版者有意作偽。

例三：地平線出版社出版「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題「本社編審」。地平線是家小出版社，不可能編審出如此高水準的書。序言提到「我在民國四十四年寫成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一書。」（註五）又云：「十五年前，我寫過一部廣校羅略。」凡是關心歷史書籍，或注意校勘學的人，都知道上述二書的作者是張舜徽，則「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的作者必是張氏無疑。如果不放心，查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等目錄書，就可明白真相。

(四)從正文找破綻：

有些出版者並非真的有意作偽，僅是想避開有關單位的查禁，所出版書的正文中有某些破綻，大多未顧及。如果細讀這些書，往往可以得知該書的作者。茲舉例如下。

例一：華聯出版社出版的「周易古經今注」，題「張世祿注」。不明究裏的人，以為聲韻學家張世祿，忽然研究起周易來了。但是該書正文第一頁大題「周易古經今注卷一」下赫然有「雙陽高亨」四字，即足以證明作者是高亨。足見該出版社作偽技巧非常拙劣。

例二：聖仁書局出版的「孝經今注」，題「高注」。不知高氏為誰。但細檢內文，頁二九六有「亨案：腐災借為備。」又頁二九九有「亨按：最後一章……。」根據這些按語，可知作者為「高亨」。

例三：五洲出版社出版的「屈原九章今釋」，題「呂天明譯」，但是該書頁六一注九有「懷沙案：當指懷王左右之賢臣」等字。「懷沙」，即文懷沙，必是本書的作者。

(四)用不同版本參證：

由於大部分的書都翻印自海外，大多沒有版權，既沒有版權，只要有利可圖的書，必有不少出版者翻印，同一種書經翻印後，書名、作者、內容，都各有不同。將各種不同的版本加以蒐集比較，雖不一定可以得知原書名和作者，但至少我們知道這些書都是有問題的。然後，時時查閱各種目錄，或可真相大白。現舉有多種版本的書為例：

例一：坊間有數本介紹簡單邏輯知識的書，其一是五洲出版社的「邏輯學講座」，題郭伯英著；其二是天人出版社的「趣味的邏輯」，題「劉雙翼著」；其三是長弓出版社的「趣味的邏輯」，題「蔡力行著」。這三本書的內容大抵相同（註六），但書名和作者都各有不同。那一個書名才是正確的呢？五洲本第112頁有「趣味的邏輯已經寫了二十多個題目」等字，可見本書書名原作「趣味的邏輯」。至於原作者是誰，尚有待查證。但至少已知道這些書的書名和作者，都是被篡改過的。

例二：有幾本有關中國歷史的小辭典，其一，東永出版社「中國歷史辭典」，不題撰人。其二，華聯出版社的「歷史小辭典」，題周本齋編。其三，西南書局「中國歷史辭典」，題周本齋編。其四，希代書版公司「中國歷史辭典」，題歐太白著。這四本書的內容全同，而書名、作者却頗不一致，那一個書名和作者是正確的呢？東永出版社本正文前大題作「中國歷史小辭典，周本齋編」，這是

出版者未及刪削的痕跡。原書名、作者大概如此。如果查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就知道一九六三年香港光華書店也印過這本書，作者題周木齋。

例三：坊間有七、八種詩學入門書，其一，大華出版社的「學詩淺說」，不題作者；其二，江南出版社「學詩之門」，不題作者。其三，五洲出版社「古詩習作與欣賞」，題羅蛻園著。其四，學海出版社「詩學淺說」，不題作者。其五，大衆書局「學詩淺說」，題李度選注。其六，泰華堂出版社的「詩的欣賞與寫作」，題東滄野史編。其七，莊嚴出版社「詩學義海」，不題作者。這七種書的內容全同，真正的書名和作者呢？將有待進一步查證。但從這些形形色色的書名，我們也可知道書商隨意篡改書刊的情況相當嚴重。

（四）善用各種書目：

被竄改作偽的書，大多來自香港或大陸，著錄有香港或大陸出版圖書的書目，也就格外的重要。我們可以藉這些書目查知各種偽書的來源。這些書目較重要的有兩種，一是書店的營業目錄，如香港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日本山本書店的目錄，或新書月報等都是。二是各圖書館的收藏目錄，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註七）等，收藏海外出版新書甚多。此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所編「東洋學文獻類目」、中國大陸×國家出版局的「古籍目錄」（註八），也都有助於辨偽。

以上所述諸種辨識偽書的方法，乃根據個人多年來工作經驗歸納而得。疏漏之處必不少，但至少已為讀者辨識偽書提供了幾個大原則。

五、當代偽書的影響和對應之道

從上文的學例，已可見偽書泛濫的程度。這些書對當代學術界，或將來的學術發展，都有不良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引用時的疑慮：

這些被竄改過的書，不論書名、作者、內容都有問題，學者引用這些著作時，心中往往有許多疑慮，譬如：作者是正確的嗎？原本的書名如何？原書出版於何時、何地？由於這些問題並不是一下子即可解決，學者往往為了要追究該書的來源，翻遍各種目錄，無形中也剝奪不少研究的時間，影響研究工作的進度。

（二）目錄、版本考訂的困難：

圖書館編目人員大都根據書的版權頁、書名頁、封面來編目。即編到這些偽書時也不例外。所以，各圖書館的藏書目錄，或目錄卡片，都不曾在附註項說明這些偽書的來源。數十百年後，時過境遷，藏書亡佚，必產生不少考訂上的困難。例如，為當代學人編著作目錄，如根據圖書館的藏書目錄或目錄卡片，朱自清必增多一種「語文通論」；林語堂必增多「世界文學名著史話」；張世祿則暴得「周易古經今注」、「孫子白話句解」二書。這不但是目錄、板本考訂的困擾，更造成學術研究的大混亂。

（三）影響至家聲譽：

偽書的泛濫是政府禁書政策下發展而成的畸形現象。這些偽書銷行世界各地，甚至再流入大陸、香港，成為中共統戰宣傳的證據。歐美各國圖書館把購自此地的書，和原來所藏的相比對，才知內容完全相同，以致對此地的出版者都頗有微詞。甚至在學術著作展覽的場合，將原書和這裏出版的偽書並排，以示打擊。久而久之，學者們不但嫌惡此地的出版者，對有關當局也頗有誤解。

這些偽書既有如此不良的影響，我們應如何來面對它呢？其一，有關當局應重新檢討禁書政策，何者該禁，何者不禁，應重訂標準，以減少出版者的疑慮。其二，出版者應發揮商業道德，時時顧及隨意竄改對學術研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三，專家學者應分工合作，考訂已出版的偽書。最好編成一部「當代違礙圖書考」，圖書館員編目、學者引用參考時，可協助解決困難。如果朝野上下都能朝這幾個方向來努力，偽書的數量必不至於節節上升，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會減至最小。

附 註

註一 張心澂的「偽書通考」，民國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印行，收錄偽書1,059種；民國四十八年再度出版，增收偽書四十五部，合計1,104部。鄭良樹之「續偽書通考」，民國七十三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鄭氏之書缺漏甚多，筆者曾撰有書評，並加以增補。詳見「漢學研究」，第二卷二期（民國73年12月），頁727—752。

註二 這一類的論文甚多，但不易蒐集，筆者所知者有下列數篇：

1. 破壞學術自由的禁書政策，沈光華，八十年代，一卷二期（民國68年7月），頁6—8。
2. 新偽經通考——禁書政策下的出版界怪現象，倪東強，同上，頁9—12。
3. 禁書大觀——那些書刊被查禁？陳北狄，八十年代，一卷六期（民國68年11月），頁28—37。

5.關於文史書的查禁問題，不題作者，未刊雜誌，第18期（民國72年10月），頁2-5。

註四 詳細考辨，見筆者「胡適之先生編過白話詞選？」，書聲書目，95期（民國70年3月），頁137—138。

註五 此處「民國四十四年」，有出版者改動的痕跡，原文可能作「公元一九五五年」。

1. 黑手黨都是義大利人？——談推理的結構；
2. 從辨證邏輯至百戰雄師——談「奧瑞崗」舌戰；
3. 「火星上可能有生物？」——「間接推理」的完整性。

註七 該所的漢籍分類目錄，原編成於昭和三十八年（1963）；昭和五十六年（1981）又出版增訂本。

註八 「東洋學文獻類目」，1363—1979年份，有木鐸出版社影印本；1934—1962年份，有丹青圖書公司影印本。「古籍目錄」，由國家出版局版本圖書館編，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出版，收1949年10月至1976年12月出版的各種古籍。

(原载: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台]1985年22卷2期186—198页)

1987年度《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征订

文化 教育类

文化研究(1987年第1輯至第6輯)

16开 102千字 每辑64页 6辑共384页

平裝 定價：每輯1.15元 6輯共6.90元

本专题选收港台学术界关于文化研究的成果。内容包括：关于文化基本理论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文化与历史，文化与民俗，当代社会中的文化问题，以及文化史方面的有关材料。

本专题共出版6辑，一次征订，分辑发行。

读者对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教学人员。

北京瑞泰隆公司

學品學品學品

● ● ● ● ● ● ● ●

●●●●●

美國美國

大眾平裝

● 張北海

其實你在任何美國書店或報攤上都可以找到。只不過美國在二戰前出版的《紐約時報》。在第四十頁，它刊有一個“大眾平裝”的標題。分成小說、非小說、參考書三大類。且分別刊出由美國各報社出版的書籍的作品。你如果成功為作者的表態，你就會發現上標的書籍在國家書店從全美各地將十個書店和數百個零售點的批發商那裡收集來經過若干計算機處理過的銷售數字。

在同一期《時報》第三一頁還有另一個暢銷書的標題：“暢銷書”。這兩種版本最明顯的差別，除了“紙面”與“布面”——因而影響到價格。“大眾平裝”大約從三塊五到八塊九毛五。“暢銷書”大約由十一塊五到二十四塊——除此之外，最簡單地差別是看它們在什麼地方出售。固然小說書而也新書“大眾平裝”，但它們的主要零售點卻不在這裡。你只須去過超級市場、飛機場、火車站、長途火車站、去過雜貨店和「美國的」書店。還有報紙雜誌攤，你就發現它們總有一兩個角靠排滿了一架架的“大眾平裝”。而這裡正是“大眾平裝”的主要銷售中心。美國一般大書是在這種與他們日常生活不同的地方，順便買一本價錢還不到大報份人一小時工資的閒書，以便在回家或上路的途中用來打發時間。只不過全美約這種零售據點可不止《紐約時報》用來抽樣統計的四萬個，而是十五萬個以上。

“大眾平裝”(mass market pe-

pper)不是一種“平裝”。一般平裝除了選擇性的印刷，主要也指以美國政府為民主的世界經典作品。想起來，如果連水鏡的孔孟老莊到王莽都有平裝可譯本，可見所出，至少美國的讀者們老想都會有平裝本了。這套“平裝”(quality paperback)從六十年代開始出版，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存在意義。因而永遠在試圖改進，從而在書中上過學的人，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學科學過幾年的人，都買了幾付生財或補救這些材料而買這套平裝本。而“大眾平裝”則比“平裝”到底“裝”的是些什麼玩意兒，以至於連新書報攤，連書香閣的雜貨店都賣？

讓我從我手邊二月十號的《紐約時報》開列的暢銷書來看美國一般大眾在今年二月（也許南加州除外）幾乎都記得的寒冬究竟在看些什麼書。

據統計兩種類之下共有七本。因為快過年了，所以其中七本這個時候，有兩本如何面對的指南。另外五本包括一本年鑑，一本運動健身，兩本卡通，和一本提高企業管理能力的參考書。非小說類一共八本。兩本名人自傳和回憶：兩本通俗心理學，對人際關係性；一本大企業管理成功要訣；三本報告文學：加州警察在美墨邊界抓強盜；一位放去不久有組織的名影視演員的短暫一生；和一個東海大學畢業的醫生庫殺妻女的經過。

一、這套平裝本還刊出些什麼書呢？而其中多數是小說。而這些書大約三本小說了。小說有一百五十本，至少也包括了幾部世界名著，本本精彩。這套平裝本第一本是選擇世界名著三本在歐美大陸的遭遇和命運。其次是關於一個有錢，有權，有女人，也就是說，什麼都有的人追求永生。第三名是兄弟二人對其歷史地位的故事。再下一個講的是兩兄弟在一個時候發生了戀愛之情的兄弟的種種戲劇……以下十本，除了幾部世界名著小說，至而小說和西部小說之外，還有，紐約市一名警察偵破了一個極其驚天動地的案件，美國海軍的雄辯：一位美國海軍女兵為了她所愛的人而受上了被她所愛的兄弟的責備，姊妹二人被大西海兩岸花了六十年時間互相爭奪一個香艷王國；被毒藥過的問題故事；十九世紀美國德州大富家的女兒的愛情困擾……

不論你看不看大眾平裝，這已是四十六年前，當一出版商出版人，羅伯特·德格拉夫 (Robert de Graff) 以 pocket books 版本推出了世紀第一批大眾平裝之後所造的篇。

這些後來於一九三九年在美國出版界、文化界，以至整個美國社會，發動了一場大革命，把整個美國人的讀書風氣民主化了。他把書從圖書館和書房和知識份子手中，以大約四英寸比七英寸的袖珍平裝版本，再以每本人人買得起的兩毛五錢的廉價，解放給美國一般大眾。突然之間，一本書的讀者再也不

是以千言萬語甚至於以萬家計，而是以百萬千言來計算。即使考慮到美國一般人士既無一不讀書，尤其愛家都有了電視之後，那你不還不消說，大衆和美國的關係更緊和需要，一夜之間從封建社會變為現代民主。

地格拉夫第一批大衆平裝一共選了三百種在銷場中暢銷的十本書。這是一個偵探，很細心的選擇。他以試探一下市場和人們的反應。十本之中，一本是《白雲飛渡》，一本是《特洛伊》。一本是《亞瑟王》，然後其餘七本全是小說。而這些小說之中，四本是愛倫·坡，一本是霍華德·菲爾斯作品，一本是羅賓遜·克魯索，一本是《小島名書》。

我們也許不能以這第一批大衆平裝與前書同今天任何一個星期的大衆平裝銷售量來比。因為這樣一比，你得出的結論肯定是今不如昔。二月十號暢銷的十五部小說之中，沒有一本可以認得是文學名著，更別提也沒有什麼詩集或歷史書籍了。但變了點一點，就是，當時只有地格拉夫的 pocket books——美國大衆平裝，他與那些“腰袋”，也與那些“腿袋”，或按美國的說法，“窩眉”，“中眉”和“低眉”（high brow, middle brow, low brow）。而今天，有好幾十家出版公司都發行大衆平裝，有些例如 Vintage Books, Anchor, Penguin, Signet, Classics……——直不斷在出版“底層平裝”，或任何專營性平裝書，從政府經濟到科學雜誌，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只不過可以想像它們很難上排名榜成為暢銷書就是了。

但假如我說大衆平裝今不如昔的話，那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就是，當年場革命的氣勢沒有了。沒有人敢冒險，很少人敢試探新的領域，大家都想擁有那套暢銷的經驗來出書。恐怕賣錢則實恐怖，沒錢賣錢則更恐怖，色情賣錢則更色情，影戲則是外傳賣錢則更影戲是外傳……不要說別的，光是婦女健身美容的書就數不勝數，美胸、美腰、美臀、美大腿、美小腿……可以美你們身上任何一個器官……然後，永遠有萬無一失的美國武俠小說——西部。

這就是說，沒有人敢冒險，大家追求的是一個最穩妥的公約數。今天這些平裝出版公司不像地格拉夫時代，一人獨

斷一面而決定。他除了賺錢之外——賺錢是一定的，只有賺錢才能發揚企業——還有別的。地格拉夫的信念是，他認為美國人一直有一個強烈的要求，即以最低價格和最方便的方式來買真正的好書。今天的大衆出版公司幾乎全都由後面一個更大更綜合的企業公司所擁有。這樣一來，出版平裝書只不過是它們推銷的另一個商品而已，和賣報紙沒有兩樣。我這個比喻不是在開玩笑。倘有家公司曾想開張在草紙上印書，每天“寒心”的幹着上幾張，完了的時候再去買一本……呵，抱歉，再買一捲。



地格拉夫一九三九年搞起來的“平裝革命”裝扮說起來在美國已經第三次了。十九世紀曾經發生過兩次，原因種種外在內在因素而告終。最早的一次是一八四〇年代。那個時候美國政府不承認外國作品的版權。於是各大報紙都以翻印英文小說（如狄更斯）來作爲其文藝副刊。隨報奉送或單獨銷售。這些平裝版本的文藝副刊是如此之受歡迎，以至於實際威脅到當時新興出版業的利益。所以，在各大出版公司的要求之下，美國郵局拒絕以郵寄價格寄售，而決定以比較貴的圖書價格寄售，因此終結了第一次平裝革命的壽命。

第二次是在南北戰爭期間，主要是因爲在野地或營地的士兵不打仗的時候需要解解悶，因此出現了所謂的“一毛錢小說”（dime novels），還有像上次一樣在沒有版權保護下英國小說的美國盜版。這場“平裝革命”的歷史比較久，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它消失的原因比較複雜。首先，大衆平裝塞滿了市場，競爭太厲害，賣不出去，供大於

地大於求。有家出版商不得不償還將其囤積的三百種平裝書賣給一家肥皂公司做宣傳，買一送一，賣得便宜是一番。與此同時，方將這目擊，有意義的書籍來進步，越來越打不進平裝市場。然後只因為美國政府終於承認了外國作品的版權而斷絕了所有盜印商的生命。第一次平裝革命就此停台。

於是，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整個美國出版界一直是精英而面本的天，一直到地格拉夫在紐約首先以大衆平裝形式推出了經過他仔細挑選的十本暢銷書，才又掀起了這第三次平裝革命。

這次革命除了地格拉夫本人的眼光之外，還有一個主要推動力。二十世紀無情而殘酷地吞噬了士兵，就像南北戰爭時期一樣，也當年在不同不出線的時候有書報館。戰後的影響傳播，使戰爭時代美國人與大衆平裝或高貴平裝一起長大成熟的。戰後出生的小孩大概根本不知道不久以前根本沒有平裝書。而五六十年代的大衆平裝暢銷小說會有例如《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經典作品的《麥田捕手》》、《第二十二條軍規》……

今天，大衆平裝似乎終於被印刷娛樂業而生存。其實，這在地格拉夫時代已經開始了。他將第一批十本書和前三本小說全都在他推出之後拍成了電影。但今天的情況更爲嚴重，不但以暢銷書拍電影，而且連把電影原作改編成暢銷小說。出版公司之所以肯出好幾百萬美元買出版權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片權。否則，這本小說即使上了暢銷榜也換不回本錢。這第三次平裝革命即使恢復其當年的活力，希望是在專賣平裝。現在已經有出版公司不先經過轉裝本而直接以平裝形式推出嚴肅的文學作品，而且開始暢銷。也許上不了任何大報的排名榜，但至少證明這個市場是存在的，至少證明不是每個買平裝的人都看一個有錢、有權、有女人的人還要追求永生的故事。

張北海，專欄作家，文章散見於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美國的大型中文報刊雜誌。